

西安科技大学

硕士 学位 论 文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A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专业名称: 企业管理

作者姓名: 高蓓

指导老师: 王萍

论文题目：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分析

专业：企业管理

硕士生：高 蓓 (签名) _____

指导教师：王 萍 (签名) _____

摘要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覆盖，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加速，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这使得老年人的经济生活，居住安排，子女赡养，健康等养老保障问题愈来愈突出。基于这一现实背景，笔者在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应用调查研究方法，针对农村老年人不同居住安排方式所带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完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出可行政策建议。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9年12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了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老年人居住安排及其心理健康相关内容的文献分析发现其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明确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是有一定研究空间的。文章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家庭养老现状，提出中国农村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框架以及研究假设。文章通过具体的实证分析，发现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居住于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水平高于空巢家庭老人；不同居住安排下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交换对老人生活满意度有正向提升的影响；老年人选择居住于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了子女对老年人的孝敬，实现了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有利于抑制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对于物质文化条件落后的农村空巢老年人而言，子女的忽视，生活的单调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在加入代际支持后，抑郁水平有所抑制。研究结果揭示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不同居住安排及种种相关因素会对老年人心理产生影响，尤其是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对保障老年人心理有良好作用。

总之，本文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展开了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指出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正向维度生活满意度和负向维度抑郁都有不同作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完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制的对策建议。

关 键 词：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抑郁

论文类型：应用研究

Subject : A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Specialty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me : Gao Bei (Signature) _____

Instructor: Wang Ping (Signature) _____

ABSTRACT

With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migration and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prompting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structure progressively smaller, which makes the life of elderly is also changing rapidly. Economic life, living arrangements, child support, health, etc. pensions issues ar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Based on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the author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make a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order to improv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elderly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survey,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conducted in November 2009, by the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Chaohu city, Anhui Province, make a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relevant content found the inadequacy of these research, and indicat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have some research space.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family pension, propose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This study indicated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who live in trunk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is better than the elderly of the empty nesters; under the different living arrangemen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choose to live in stem famili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reflects the honor of children to the elderly, in line with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of family pension and realize the old ma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help to curb the generation of elderly depress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still prevails in rural China, different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relevant factors will have an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which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family and community should give more attention on the elderly of empty nesters.

In conclusion, based on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y, the study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 on the influ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rural elderly, pointed to the different living arrangement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elderly mental health, and put forward to the relativ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China.

Key Words: Rural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Mental Health Life Satisfaction
Depression

Thesis : Applied Research

目 录

1 绪论	1
1.1 选题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3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4
1.4 研究框架及思路	5
1.5 章节安排	6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7
2.1 居住安排的理论及相关研究评述	7
2.1.1 居住安排理论	7
2.1.2 居住安排相关研究评述	8
2.2 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维度相关研究评述	10
2.2.1 老年人心理健康内涵	10
2.2.2 心理健康评估维度	11
2.3 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评述	12
2.4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评述	14
2.5 本章小结	16
3 数据和研究方法	17
3.1 变量的测量	17
3.1.1 因变量	17
3.1.2 自变量	18
3.2 研究方法	19
3.3 数据	20
3.3.1 调查地的情况	20
3.3.2 数据取样	21
3.3.3 研究的普适性	22
3.4 居住安排和心理健康的描绘	22
4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24
4.1 研究思路	24
4.2 研究假设	24
4.3 结果分析	26
4.4 本章小结	30

目 录

5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分析	32
5.1 研究思路	32
5.2 研究假设	32
5.3 结果分析	34
5.4 本章小结	38
6 结论	40
6.1 结论及政策建议	40
6.1.1 主要结论	40
6.1.2 政策建议	41
6.2 论文进一步的工作	43
致 谢	44
参考文献	45
附 录	48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当代中国处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二十世纪末，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1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截至 2009 年底，我国已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 1.67 亿人，占人口总数的 12.5%。根据人口学专家预测，21 世纪我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我国老龄化的速度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快的，而且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内，如果生育率水平基本保持不变，那么死亡率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将意味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人口老龄化问题又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赡养负担，造成养老资源的稀缺，在此同时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使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会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养老风险。而这一风险和压力又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2005 年底，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 8557 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65.8%，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 1.24 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 2040 年^[1]。据预测，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50 年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 4 亿^[2]。在中国，农村不仅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抚养比例最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对我国老龄化的这一特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准备，那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不利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远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城市的企业保障逐渐社会化，农村的家庭保障在城市化影响下，功能逐渐减弱^[3]。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社会城镇化进程加快。2001 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已经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 18.6%，大约 8961 万人外出。此外，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农村生育率在短时期内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核心家庭日益增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及城镇经济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也使得农村大量年轻的剩余劳动力开始由农村流向城镇。伴随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影响，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会远高于城镇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将会更加突出^[4]。如何适应人口老龄化和社会城镇化，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使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养老作为中国农村传统的养老方式有其存在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但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带来一定影响。劳动力外流使得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年轻的劳动力接受城市现代文化的熏陶，思想意识发生变化，中国传统的“孝”文化观念逐渐淡化，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威也逐渐弱化，从而减弱了家庭养老功能。此外，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向外迁移，农村老年人身边子女数不断减少，代际间的居住距离拉大，众多的老年人与子女分开居住，这也对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带来一定影响^[5]。长期以来，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依然要依靠子女的照料和经济帮助，但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使这种养老方式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持续外流，促使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传统模式发生变化。老年人的居住偏好因为年龄，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和子女数量改变发生变化，从宏观的角度分析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老年父母与已婚子女同住是我国最主要的家庭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从微观上分析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则可发现老年人与子女的分住率出现上升的趋势，一些老年人不愿意与子女同住，其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家庭矛盾^[6]。另外有些研究表明，占很大比例的老年人不能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居住方式居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居住方式^[7]。可见，老年人的喜好和实际居住情况是不同的，因为子女与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往往会影响老年人的行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外流使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主干家庭已经慢慢联合型大家庭，成为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家庭结构，生活在非传统家庭中的老年人数量也逐渐上升，非传统结构的家庭包括：空巢家庭、隔代家庭等，相当多的老年人开始了独居的生活。老年人居住安排不同居住安排所带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伴随老龄化问题的逐渐凸显，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等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种种的外在因素对老年人的躯体和心理健康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如年龄的增长，疾病或残疾使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导致老年人活动受限和躯体功能丧失。此外，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社会负性的打击，如体力下降劳动能力丧失致使收入减少，以致老年人在家庭中角色地位受到影响。在此背景下，老年人易产生心理状况改变，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空巢老年人相比一般老年人更易受到影响，更易出现生理和心理问题。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关注，国家在宏观措施上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从 1949 年开始，我国政府便投资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并能够基本满足农民对医疗保障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只占全国行政村的 4.8%。调查表明除了极小一部分老年人享受公费医疗保障外，其他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支出都由家庭来承担^[8-9]。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老年人普遍面对着三重负担：衰老带来非传染的、退化性疾病的高峰，家庭支持系统水平下降，缺乏足够的社会福利支持系统^[4]。

随着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人对健康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躯体健康，同时也注意到了心理健康。尤其对于老年人，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

对健康的需求尤其心理健康方面会更为迫切。在现代化社会中，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老年人居住安排传统模式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方式、居住距离发生变化，这对靠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老年人来说，选择什么类型的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居住安排是生活状态、质量的反应，多种因素影响着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居住安排可能反映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会因为不同的经济、照料、情感需求而选择不同的居住方式，当老年父母的养老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便会对老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现代化进程中居住安排的变化使农村养老体制受到影响，在此同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势必会受到影响。可见，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 研究意义

面对老龄化严重的趋势，给予适合中国的养老方式，解决好老年人养老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人口老龄化加快且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

- 1) 从老年人的角度展开居住安排对其心理的影响分析，明确不同的居住安排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所以要保障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首先要重视其居住问题。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其自身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居住方式，子女都应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以达到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目地。
- 2) 基于本文研究指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保障除了家庭养老的支持外，还应提高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子女应该加强他们对孝道传统的理解，使其对老年人提供应有的尊重；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借助法律手段，对侵害老年人权益、对老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社会应从各方面增强对农村老年人的关注。为老年人提供其所需的社会支持，在日常照料、经济和健康状况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福利。
- 3) 为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建议。国家要承担起社会养老的主要责任，政府应加大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完善上的财政支持，对高龄老年人提供生活所需求的养老金，住房补贴等；在医疗服务保障方面，应该达到让老年人享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此外，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从经济上给予老年人充分的保障，提高其自立能力，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十分迫切的。

总之，要解决好老年人养老问题，会涉及到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居住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的经济，健康，居住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当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发生变化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肯定会随之产生，为了提

高其生活福利，保障老年人安逸的晚年生活，社会及家庭都应该采取适当措施。目前对于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的研究尚不充足，本文旨在研究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基础上，揭示其内在影响机制，从而进一步的完善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体制。本文从我国老龄化国情出发，针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所带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完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出可行政策建议。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探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之前，本文先界定几个概念：

1) 心理健康

a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

生活满意度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与心理满足程度，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目前测量老年人主观感受到的心理健康状况（Well-Being）的最常用的方法之一^[10]。

b 抑郁（Depression）

抑郁是反映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另一项重要维度。抑郁一词来源于拉丁语 deprimere，意思是“下压”、“低沉”。抑郁虽然是情绪低落，是一种恶劣心境，但是抑郁也是一种正常情绪。目前，国内社会学角度对老年人个体抑郁的研究极少，已有的研究主要归属于专业医学范畴。研究指出心理健康是个体对自己身心各方面健康状况的感觉，常用抑郁症研究量表来测量^[11]。

2) 居住安排

根据数据和问卷的特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a 独居，指老年人一个人单独生活的居住安排；b 只与配偶同住，指老年人只与其配偶一起生活的居住安排；c 与子女和孙子女（包括其配偶）同住；d 隔代同住，指老年人与（外）孙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本文按照研究目的将老年人居住安排划分为三个维度：“空巢”家庭（包括 a 和 b）；主干家庭（c）；隔代家庭。对居住安排的划分维度是为了能反映出不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状况。

3) 代际支持

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表现以孝为前提的思想基础，子女孝敬老人，并且赡养老人，体现在经济上提供支持、生活上提供照料、情感上提供慰藉，由此看来构成家庭代际支持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情感支持。其中，经济支持指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现金、食品、礼物等实物帮助的互动；日常照料包括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提供的洗衣、做饭等家务帮助和穿衣、喂饭等日常起居照料；情感支持指老年人与子女通过谈心倾诉等获得的情感慰藉，是子女与老年人相处融洽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互动性，代际支持不单是单向的资源流动，它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双向的资

源互动。

1.4 研究框架及思路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 1.1，反映如下研究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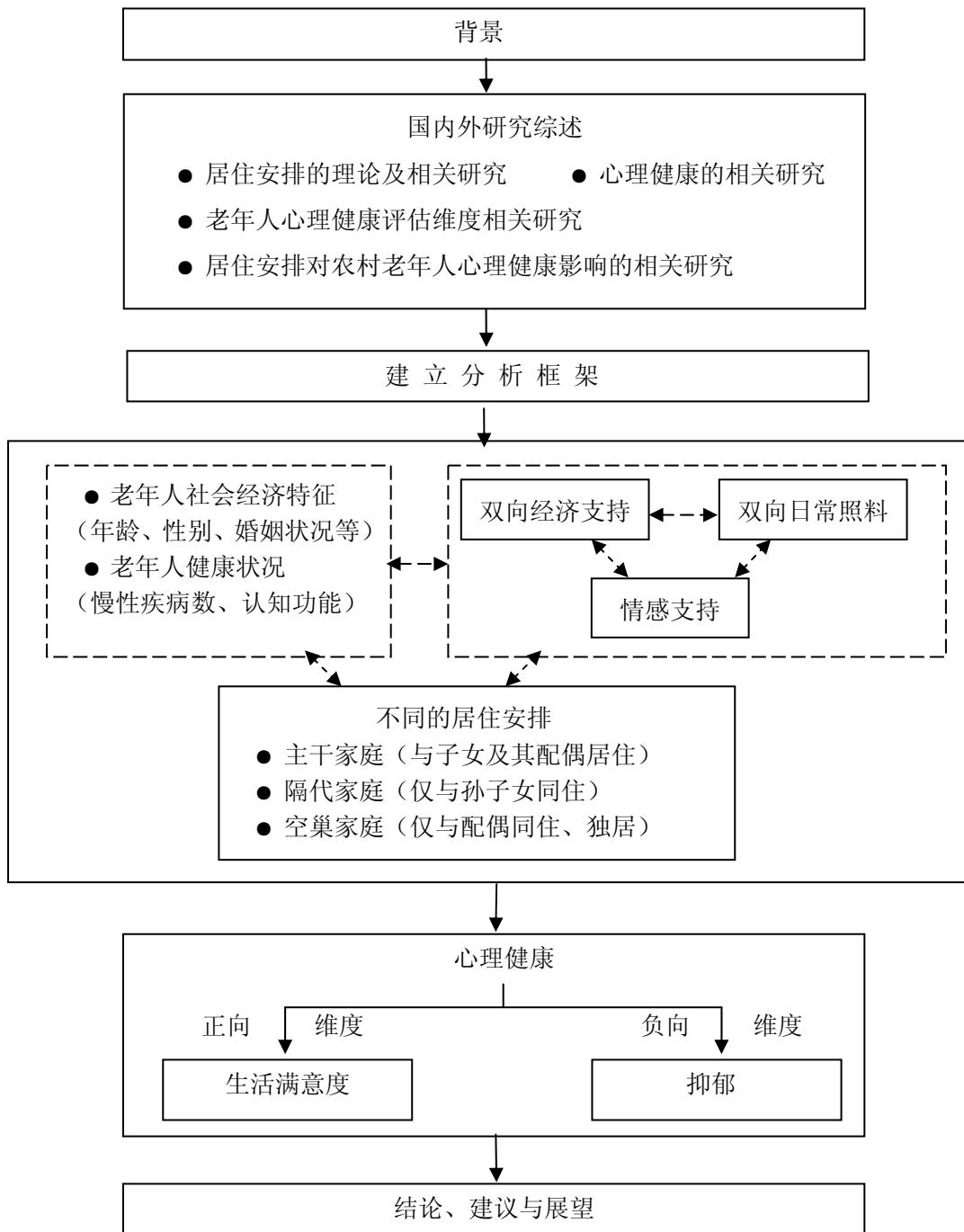


图 1.1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晌分析框架

1) 通过对国内外老年人居住安排及其心理健康相关内容的分析研究找出其研究中

的不足之处，明确本文的研究空间。

2) 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家庭养老现状，从农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中国农村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框架以及研究假设。

3) 根据分析框架建立回归模型，从老年人的角度对居住安排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验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是根据对心理健康的分析维度来划分，包括正向维度—生活满意度和负向维度—抑郁，以期能全面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分析基于对家庭结构的划分，包括：主干家庭（与子女及其配偶共同居住）、隔代家庭（仅与孙子女同住）、空巢家庭（仅与配偶同住和独居），用于分析不同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4) 对回归模型进行总结，依据本文发现提出可行政策建议，在结尾部分指出论文分析的局限性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地方。

1.5 章节安排

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 6 章，其中第 3、4、5 章构成了论文的核心内容。具体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指出选题的背景，界定本文的重要概念，明确本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框架和思路。

第二章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综述既往国内外居住安排理论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两者的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指出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预期本文的研究方向。

第三章数据和方法。阐述研究使用数据的来源、研究的普适性、变量及其测量、研究方法和分析软件，描绘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等的信息，确定研究模型。

第四章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利用 2009 年跟踪数据，系统分析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从不同的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状况分析如何能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完善老年人的养老保障体制。

第五章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分析。利用 2009 年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从不同的居住方式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状况分析如何能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病率，完善老年人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首先，总结本文对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结论，并陈述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其次，结合当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提出可行的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本章通过对既往国内外居住安排理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两者的相关关系研究成果的综述分析，指出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预期本文的研究方向。

2.1 居住安排的理论及相关研究评述

2.1.1 居住安排理论

1) 交换理论

交换理论是有美国社会学家埃墨逊和布劳提出的，用来说明存在于年龄层次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从而揭示老年人地位下降的原因。该理论认为，老年人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可作为交换的资源和价值。交换理论考察了个人行为过程中的利益资源交换，在利用到老年人居住安排领域时，交换理论认为老年人及其子女的行为动机都是建立在利用资源衡量的基础上的，两者间存在经济、情感等的交换，正是这些交换体现出老年人和子女的需求，这就决定了老年人及其家庭所要采取的居住安排方式。在经济交换理论中，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交换，是基于对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的。老年人在抚养子女时，便期待老时可以得到子女的赡养，子女在享受父母的关爱后，也应该以孝敬老人为回报。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快速城镇化进程，子女的“孝”观念慢慢弱化，而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可用于交换的资源愈来愈少，在此背景下，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交换出现了不平衡状态，这在中国农村社会尤其突出。由于家庭代际交换并不严格遵循经济交换的原则，所以出现了社会交换论。社会交换理论^[12]认为，社会交换是一种基于社会道德、情感支持或公义维护的资源重新流动或分配。交换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给予者或接受者，从而构成了互惠原则。互惠就是家庭内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两代人之间在金钱、物质、时间、感情等有价值资源方面的双向支持和交换，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支持、家务上的帮助和情感上的支持或安慰，体现了养儿防老这样一种均衡互惠和代际递进的原则。

所以，在分析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时，交换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揭示代际交换过程中，老年人与子女会选择的居住安排方式及由此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所产生的影响。

2) 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事实上和交换理论一样，同样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上的，也非常重视实质性的资源（包括物质、心理）在家庭成员内部的流动^[12]。不过交换理论只是研究

了资源的双向或多向流动，并没有讨论其本质的流动规律。而公平理论则深入探讨资源流动规律，强调交换过程中的公平原则，违背了公平，资源交换就可能面临问题。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霍曼斯在研究社会交换行为过程中发现，个体间的交换遵循公平原则，即处于交换关系中的双方都期望付出和报酬成正比。家庭居住中的公平理论指出，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可以体现出老年人的人际关系，拥有较好代际交换的老年人其健康状况也较为良好。

在研究居住安排时，公平理论指出，家庭环境中老年人与子女间经济、情感、日常照料的交换，都是要考虑公平原则的。在家庭中，老年人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考虑到老年人对家庭的贡献，老年父母是有权利选择提供或者获得子女的代际支持，子女有让老年人安度晚年的义务。可见，公平理论对本文的研究是有重要启示作用的，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3) 需要理论

需要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首要责任是要满足其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生理的、社会的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在家庭中，老年人尤其是健康状况差的老人，应该得到家庭成员的照料^[12]。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老人除了一般的基本需要以外，在物质生活和心理上也有特殊需要。需要理论指出，老年人是有多方面的需要的，老年人对养老的需要体现在经济、居住安排、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上，因此家庭和睦温馨，子女体贴孝敬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需要。对养老的需要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意愿，这就提醒子女在居住安排方面多为老人考虑。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需要，也要考虑到老人心理和情感需要，子女要及时方便的为老人提供代际支持也就要求了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居住安排的选择。

综上，居住安排的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问题属于社会性问题，它在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对社会造成影响。上述居住安排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相关问题，如交换理论认为老人帮助照看孙子女与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可被视为互利模式的行为；需要理论说明子女为老人提供代际支持是基于老年人的养老需要。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并非只体现在地理或空间范围，它也涉及了老年人所处的家庭环境。老年人的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及其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都会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带来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老年人的健康。

2.1.2 居住安排相关研究评述

1) 国外居住安排相关研究评述

在西方的现代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的家庭结构受到影响，传统家庭不断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居住安排方式及其发展现状的角度来看，森岡清美^[12]指出，居住方式可以分为同住和分住，分住还可以分为“近居”和“远居”，

因此实际上居住方式有三种类型。从老年人居住安排意愿角度来看，老年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方式会随着其个体特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研究表明居住安排在高龄时期女性比男性单身独居的可能性大，这是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比男性要长，而男性一般在老伴去世后再婚的比率比女性大。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也在衰退，因此依赖子女的可能性增大^[13]。在中国农村，“男娶女嫁”的传统得到较好的保留，已婚儿子仍属于父母的家庭，大都居住在本村并承担起赡养老年人的责任，这也是为何农村依旧保留“养儿防老”的观念^[14]。不同的居住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子女们的赡养行为，老年人也会因为不同的居住方式而产生不同的适应状况。

居住安排是生活状态、质量的反映，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会有差异化的影响，所以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影响老年居住安排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人口条件是否存在、经济上是否可行、意愿是否合乎社会规范。Logan^[15]指出婚姻状况会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老年人的居住选择会促使几代人同住，居住安排受婚姻状况、经济福利、身体状态、家庭规模及结构、独住或与家人同住的价值观、可获得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日本有名的家庭社会学家森岡清美^[12]从居住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居住安排对老年赡养的正反两方面功能。他指出，老年赡养除了受到老年人和子女的人际关系、收入，职业，健康状况、住宅情况、生活习惯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居住方式的影响。同住对老年赡养方面来讲是最好的居住模式，可随时体贴照顾老年人及更好地护理病患的老年人，但同住式赡养负面功能也很大。即代际之间接触过多容易侵犯对方的隐私，而且容易发生代际间的冲突，从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可以看出，同住型赡养的负面功能也很大。

在愈来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对于老年人选择什么样的家庭进行养老，也应该得到重视。生活中老年人选择居住安排方式是为了适应生活环境，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就会受影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对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方面带来的影响应该给予关注，以保障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2) 国内居住安排相关研究评述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覆盖，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加速，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这使得老年人的生活也迅速的变化，居住安排问题也愈来愈突出。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方便性，不同的学者对居住安排类型会有不同的划分。杜鹏^[16]把老年人居住方式划分为5种类型：单身户、夫妇户、两代户、三代及以上户、隔代户；而郭志刚^[17]根据高龄老年人申报共同居住者关系汇总将居住方式划分如下：独居、只与配偶同住、2代合住、3代合住、4代及以上合住、与其他人合住及养老院居住；阎志强^[18]研究分析表明，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安排类型是与成年亲属同住，其次是独居、老年夫妇同住。姚引妹^[19]研究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以居

家为主，居家老年人的家庭结构仍以3代同住和4代同住这种传统结构为主。由于不同的居住安排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所以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居住安排进行了合理的划分。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譬如子女生育状况、老年人基本社会特征、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的影响。从整体上看，经济状况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子女或其他亲属的经济帮助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老年人往往选择与子女同住^[22]。郭志刚^[17]认为存活的子女数对老年人居住安排也有很重要的影响。王萍等在对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动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增龄、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显著，这可能说明老年人会因为考虑子女的需求而尽可能过独立的生活^[23]。姚引妹研究发现，长三角农村地区老年人选择居住方式与其年龄、文化程度的、子女数等关系不大，但与其经济、健康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19]。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传统模式正在改变，由其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研究发现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可能进一步加强人们偏好独立生活的倾向，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的住房改革使得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与父母分开居住。但是随着家庭居住安排从同住向分开居住的方向发展，子女赡养父母的可能性将会减小^[21]。这种赡养行为的变化肯定会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一定影响。由此看来，对居住安排的研究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综上可见，对于养老问题更为严峻的农村来说，中国农村老年人正式社会支持资源尚不充足，长时期内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供养照料人数减少和家庭养老质量降低，并最终导致老年人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恶化^[25]，成年子女外出打工使得老年人无法安享晚年，反而要重新承担父母的责任来照料孙子女，隔代家庭的结构无形中降低了老年人的心理福利，这使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挑战。随着年龄，婚姻，经济状况的变化使其居住安排发生改变，由此产生的心理健康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2.2 老年人心理健康评估维度相关研究评述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幸福和健康有了更高的追求。心理健康，这项在早前容易被忽略的人类健康指标，如今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心理健康？它的衡量标准又有哪些呢？选择什么样的评估维度才能全面的反应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整体状况？

2.2.1 老年人心理健康内涵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幸福和健康有了更高的追求。心理健康，这项在早前容易被忽略的人类健康指标，如今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心理健康

康？它的衡量标准又有哪些呢？对于心理健康的内涵认知，国外学者多有一些表述。英格里士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心理情况，当事者在那种情况下能作良好适应，具有生命的活力，而能充分发展其身心的潜能”。麦灵格尔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人们对于环境及相互间具有最高效率及快乐的适应情况。不仅是要有效率，也不仅是要能有满足之感，或是能愉快地接受生活的规范，而是需要三者具备。心理健康的人应能保持平静的情绪，敏锐的智能，适于社会环境的行为和愉快的气质”。对于心理健康的定义至今尚未统一，但是从上述学者对心理健康的看法来看，虽然说法不一但都大同小异，对心理健康的定义概述来讲，它是指个体能正确认识自己，及时调整心态，是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处于良好状态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

人到老年随着生理和社会角色的变化，心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所以老年人心理健康有其自身的特点。心理健康对于老年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要求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处于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对生活充满希望，时常保持情绪稳定与愉快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生活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社会，老年人所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环境，但是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促使他积极地适应环境变化，并在实践过程中正确认识自我，正确对待外界，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

2.2.2 心理健康评估维度

研究心理健康结构，必须以一定的心理健康标准作基础。关于心理健康的评估标准的研究和论述中，中外学者都提出过许多见解，虽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但对寻求心理健康结构、描述心理健康维度、进行心理健康测量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1946年）所明确的心理健康标准是：身体、智力、情绪十分调和；适应环境，在人际关系中彼此谦让；有幸福感；在工作和职业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有效率的生活。MarieJahoda 的心理健康标准：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心情；有所成就，又能面向未来；心理状态完整美好，能够抗御应激；自主，而且能认识自己需要什么；真实地、毫不歪曲地理解客观现实，然而又能具有同情和同感。心理健康评估标准是一种理想上的评价尺度，它不仅提供衡量健康的标准，还指出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努力方向。对于心理健康标准的掌握，对人类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而言极为重要，老年人可以以心理健康标准为依据对照自己，对自身进行心理健康的自我诊断，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心理锻炼，以期达到心理健康水平。如果发现自己的心理状态严重地偏离心理健康标准，就要及时地求医，以便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

通过对心理健康评估标准的概述分析，得出在考察和探讨其心理健康结构维度时，首先应遵循能反映较高心理健康水平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所做的研究才能够反映心理健康的本质。对评估标准进行分析和整合使本文得到一个理论上更为合理、实证研究更具操作性的心理健康结构和维度。在文章具体分析过程中心理健康的维度设置为互为相反

的两个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它们全面代表心理健康的整体状况。这种设置研究方法在其它相似研究中也被采用(梅锦荣, 1999; Silverstein, M., Cong, Z. & Li, S. Z, 2006)。

生活满意度是指老年人生理、心理和社会良好状态以及老年人在生活过程中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它是体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生活满意度是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它是基于老年人自身的特殊性而设定的能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做出主观评价的心理健康维度。生活满意度属于主管评价指标，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经济收入、居住安排、年龄、婚姻状况等多种因素都对其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在分析过程中针对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总体性认知设计了生活满意度量表来体现老年人对自己过去、现在、将来生活的评价与展望。

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评估维度，本文采用了生活满意度量表。与之相对应的，对老年人在面对社会负性事件时产生的消极情绪所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能忽视。在诸多负性情绪中抑郁是最为常见的。国外关于老年人抑郁的发生率已有许多报告，但在国内有关抑郁的研究还很有限。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相关研究中，对老年人负面情绪常用抑郁研究量表来测量。目前，国内社会学角度对老年人抑郁的研究极少。本文在分析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体系中，同样用抑郁量表来测量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本文是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基于研究目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必须采取相应的维度来对其进行评估，根据文献综述和以往研究资料的显示，要全面的表现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状况，不仅要关注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评估，对老年人的负向情绪也要增加关注。因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甚为广泛，对生活满意度有提升影响的因素不一定能抑制老年人的负向情绪，譬如同一水平的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老年人，但研究显示老年妇女的抑郁水平也普遍高于同水平的男性老年人。所以本文采用相反的两个维度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进行评述，以期能全面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2.3 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评述

心理健康是指个体能正确认识自己，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使心理处于完好的状态以适应外界变化^[26]。本文心理健康维度设置为互为相反的两个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它们全面代表心理健康的整体状况。

2.3.1 国外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评述

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西方社会的相关领域研究早已成熟，大多研究结论表明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因素有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社会支持等。其中生活满意度作为有效的肯定性衡量标准，是表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维度^[27]。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有配偶的老年人其生活质量高于无配偶者^[28]，但另有学者则持不同观念。Bowling^[29]研究表明健康状况所带来的影响，

随老年人的年龄增长而增长。85 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健康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社会支持网络和非正式帮助的影响均不显著。对于经济状况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仅在贫穷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一旦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经济状况的影响就很小了^[30]。此外，老年人的文化背景对其幸福感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化背景影响老年人选择目标，从而对他们幸福感产生影响。老年人所得到的社会支持通过其社会关系而获得，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家庭、朋友、邻里关系等。良好的社会关系可以增加老年人正面情绪并抑制其负面情感。

对于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处理负性事件时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抑郁的情绪表现最为突出，它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常见负性情绪。Thompson, E.E. 和 Krause, N 的研究指出心理健康是个体对自己身心各方面健康状况的感觉，常用抑郁症研究量表来测量^[31]。据以往研究显示，抑郁的影响因素包括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老年人社会特征和社会支持等。Williamson GM 和 Schulz R 研究指出，躯体功能障碍等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引起老年人自理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其抑郁情绪的增长^[32]。有些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但由于其性格积极乐观，较少有负性情绪；相反，那些健康状况不错的老年人，由于过分担心、焦虑、消极地对待生活，这样容易萌发抑郁情绪，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此外，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心理健康。

综上可见，随着科技的进步，医学模式也随之发生转变，现代人对于健康的概念已不是仅仅局限于躯体的健康，在此同时也注意到了心理健康。尤其对于老年人，在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对心理健康的需求更为迫切。因此，对关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的研究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2.3.2 国内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评述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国内学者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的也就愈来愈关注。据以往研究表明，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及代际关系等。李建新，骆为祥指出年龄愈大的老年人，他的生活满意度评价就愈积极，并且发现靠子女供养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最高^[34]。婚姻关系是维系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杜系之一，若婚姻关系不良，必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35]。杨彦春在对经济状况的影响研究中发现，经济状况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趋势，且经济收入仅在非常贫穷时才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影响，一旦其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经济对其产生的影响就很小了^[36]。项曼君^[37]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有健康状况、家庭和睦、经济状况及受教育水平等。研究指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其健康自评相关，老年人对健康的自我关注程度较高。

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更可能是居住状况、婚姻状况和代际关系等，而非年龄、性别、经济状况及子女数等。子女

是否孝顺及代际间关系好坏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因素，而非子女数^[38]。子女间代际支持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不取决于人数。对居住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配偶或家人同住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高于丧偶或独居的老年人。可见，不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研究，国外已有相当多的报告可供参考，但国内对抑郁的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国内研究显示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居住状况、离婚或丧偶、代际关系及老年人社会特征都是抑郁的影响因素。陈米生等认为老年人的抑郁症或抑郁情绪的发病率随其年龄增长而增加^[39]。有些学者指出在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中国老年人大多以躯体不适来表达情绪低落、精神不振，所以出现假象的抑郁情绪使得抑郁量表得分高于正常状况^[40]。吴文源等发现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发病率关系不明确^[41]。

老年人的情绪会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生活环境的变迁，家庭不和睦，经济收入低，身体欠佳，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都促使着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上述因素可理解为老年人负性生活事件。老年人生活中负性事件的增多，抑郁情绪会比较严重。有关社会支持系统的研究^[41]显示与朋友缺乏联系、交际圈子变窄、人际互动减少、缺乏家庭和社会的情感支持不仅会导致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而且在老年抑郁情绪的维持上起着重要作用。上述研究指出性别和居住状况是影响老年人抑郁情绪发病率的重要因素。老年人所选择的居住安排，譬如与配偶居住、独居或与子女同住等，在不同程度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发病率。

综上，国内外关于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的因素研究已比较成熟。据以往研究可以看出，影响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的因素主要包括老年人个体特征、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及社会支持等。大多学者从老年人性别、年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系统等因素出发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对于不同居住安排所带来的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仍旧匮乏。目前，中国农村老年人还不能较好的享有社会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福利，而且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变化使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在此同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随着这种变动受到影响。本文将从居住安排角度出发，分析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所带来的影响。

2.4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研究评述

2.4.1 国外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相关研究评述

在愈来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之下，养老问题也就更为突出。老年人选择什么样的居住安排会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同时不同的居住安排也对老年人心理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住而放弃独居，多数是因为其需要得到生活上的照料。同住是

获得子女代际支持的有效方式，与子女同住使老年人在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关于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选择，Rossi, Alice S. 和 Peter H. Rossi 的研究发现代际间居住距离影响着代际交流的进行，居住距离的接近有利于代际交流，同时促进代际间的亲近^[42]；而 Litwark 和 Kulic^[43] 认为空间距离对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的作用较小。可见，居住距离会通过影响代际支持而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日本有名的家庭社会学家森岡清美^[12]从居住功能的角度探讨了居住安排对老年赡养的正反两方面功能。同住对老年赡养方面来讲是最好的居住模式，可随时体贴照顾老年人及更好地护理病患的老年人，但同住式赡养负面功能也很大。即代际之间接触过多容易侵犯对方的隐私，而且容易发生代际间的冲突，从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但也有学者指出，老年人居住安排一部分源于紧密的社会联系，另外一些来源于经济和健康需求，所以并非居住安排影响老年人健康。根据以往研究发现老年人中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女性、主观记忆损害、焦虑障碍和躯体化障碍病史，所以老年人尤其独居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及心理健康等需要进一步结合社会学及其他健康状况等综合研究。

综上，居住安排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理论及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安排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4.2 国内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相关研究评述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传统模式正在改变。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老人自身养老的需要应该是居住安排的主导因素^[24]。姚引妹^[19] 在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的研究中指出，有子女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于无子女的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于居住在家的老年人。中国农村老年人正式社会支持资源尚不充足，长时期内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的养老模式。然而，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导致供养照料人数减少和家庭养老质量降低，并最终导致老年人福利和健康状况的恶化^[25]，成年子女外出打工使得老年人无法安享晚年，反而要重新承担父母的责任来照料孙子女，无形中也降低了老年人的心理福利^[23]，这都使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梁渊等学者通过入户调查发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是经济状况、长寿、担心无人供养等；独居老年人由于无子女或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获得心理幸福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求，他们根本无法获得平常人的幸福心理。

面对当今严峻的养老问题，保障老年人心理健康必定是养老事业的一个大目标。总体上看，关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成果还不太丰富。因此，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发展趋势的影响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分析，这就是所本文努力的方向。

2.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介绍了居住安排主要理论。它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相关问题，如交换理论认为老人帮助照看孙子女与子女向父母提供支持可被视为互利模式的行为；需要理论说明子女为老人提供代际支持是基于老年人的养老需要；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并非只体现在地理或空间范围，它也涉及了老年人所处的家庭环境；老年人的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及其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都会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带来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老年人的健康。上述观点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视角。

通过对国内外居住安排、心理健康及其维度——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和居住安排对心理健康影响相关研究综述，明确了国内外有关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的相关研究已经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和代际支持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对居住安排给老年人所带来的健康状况的影响甚为匮乏。截至目前，国内已有研究中更多是对城镇老年人的研究，而对农村老年人的研究有待于再丰富。因此，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发展趋势的影响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分析以期探明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生理健康之间的影响路径，从而有针对性地为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3 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师生于 2009 年月 9 月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问卷抽样调查。这里数据部分主要介绍研究中的变量及其测量和研究数据的概况。

3.1 变量的测量

3.1.1 因变量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分析框架及其验证思路，因变量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以期考察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使用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抑郁(CES-D)量表来评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两个量表是对台湾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状态的研究中使用的量表改编所得^[48]。生活满意度和抑郁虽呈反向关系，但它们代表了心理健康的整体范围。下面逐个对生活满意度和抑郁进行说明。

(1)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是考察老年人正向心理健康状况的因变量。调查所使用得生活满意度量表用来测量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水平，量表包括如下 8 个问题：1) 您的生活比同龄人好吗？2) 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3) 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思吗？4) 这几年是您这一生中最好的日子吗？5) 如果能够再来一次的话，您是不是也不愿以改变您过去的人生？6) 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枯燥吗？7) 您觉得日子过的很累吗？8) 您觉得自己的人生大部分是符合自己的愿望吗？量表答案采取二级测量标准—“是” / “不是”，其中第 5、6、7 问题的方向与其它问题相反。将各问题得分累加得到生活满意度得分，量表取值范围为 8~16，得分越高表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好。量表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2，表明样本量表稳定性较高。

(2) 抑郁

“抑郁”是用来考察老年人负向心理健康状况的因变量。调查使用 CES-D 量表测量老年人抑郁水平，量表包括如下 9 个问题：1) 您觉得自己心情很好吗？2) 您觉得孤单吗？3) 您觉得心里很难过吗？4) 您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吗？5) 您觉得不想吃东西吗？6) 您睡不好觉吗？7) 您觉得自己不中用了吗？8) 您觉得自己没事可做吗？9) 您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乐趣吗？其中第 1、4、9 问题表示正向影响的感受，第 2、3 问题表示负向影响的感受，第 7、8 问题表示边缘化的感受，最后第 5、6 问题表示老年人身体的症状。根据每个症状所发生的三级频率对老年人抑郁水平进行编码，即（1）没有=1；（2）有时=2；（3）经常=3，将各问题的得分累加得到心理福利得分，量表取

值范围为 9~27，得分越高表示更加抑郁。量表 Alpha 信度系数为 0.79，表明样本量表稳定性较高。

3.1.2 自变量

1. 居住安排

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是通过“您现在与哪些人住在一起？”来测量的，问卷共涉及 14 种分类，但根据研究目标，本文将老年人居住安排划分为：1) 独居；2) 与配偶同住；3) 与子女或其配偶同住（包括孙子女）；4) 仅与孙子女同住。按照上述划分方法对老年人居住安排进行理解，可总归为三类：“空巢”家庭（独居或与配偶同住）；主干家庭（与子女或孙子女同住，包括其配偶）；隔代家庭（仅与孙子女同住）。本文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带来的影响。

2. 老年人特征

(1) 社会人口特征

老年人社会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本文分析过程中将年龄作为连续变量对待。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因为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居住方式。将性别作为考察对象是因为相对于男性老年人来说，老年妇女更可能丧偶，经济需求更高，居住安排要求更高。本文将婚姻状况划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这是基于婚姻对居住安排影响而考虑的。

(2) 社会经济特征

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老年人受教育状况、职业和经济收入。受教育状况包括上过学或未上过学；职业划分为农业或非农业；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作为连续变量对待，是基于经济收入的多少会影响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状况。

(3) 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包括慢性疾病数和认知功能。慢性疾病数是通过“您现在是不是患有下面的某些疾病？”来测量的，共有 12 种慢性疾病。将老年人所患慢性病的数目加总得到患病数，其取值范围为 0~12，分值越高表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差。

3. 代际支持

老年人选择不同的居住安排导致其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有所差异，代际支持分为：

(1) 经济支持

老人经济支持的获得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现金和实物货币价值，“没有” =0；“有”则采用具体数值或 9 个区间来表示支持数量：a 50 元以下；b 50~99 元；c 100~199 元；d 200~499 元；e 500~999 元；f 1000~2999 元；g 3000~4999 元；h 5000~9999 元；i 10000 以上。若被调查者无法提供准确的答案，调查者可以要求被调查者在上述答案区间中选择，然后取各段的中间值（最高值为 10000 元）代表每个

子女的经济支持水平。将每位老人得到的经济支持数量加总，得到老人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水平，以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水平的自然对数值作为其在模型中对应的经济支持。反之为老人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水平，其测量方法与经济支持的获得的测量方法相同。

（2）日常照料（家务帮助和起居帮助）

老人日常照料的获得指调查前 12 个月内所有存活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诸如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等家务帮助，以及洗澡、穿衣等生活起居帮助。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将代际支持作为重点分析，因此在衡量老人与子女间日常照料的交换是，采取“没有” =0、“有” =1 来表示。反之为老人给子女提供生活照料的水平，其测量方法与老人获得子女生活照料的测量方法相同。

（3）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指所有存活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平均感情亲密程度，其本质是测量代际双方感情投入程度，所以不再按照流向分别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问卷中对于老人与子女的感情亲近程度通过询问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测量：a “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亲近吗？”（1=“不亲近”，2=“有点亲近”，3=“很亲近”） b “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的好吗？”（1=“不好”，2=“还可以”，3=“很好”） c “这个孩子愿意听您说心事吗？”（1=“不愿意”，2=“有时愿意”，3=“愿意”）。答案采用三级测量标准，累加得分为与该子女亲近程度的总得分，得分取值范围为 3~9 分，得分越高，表示老人与子女亲密程度越高。量表的 Alpha 信度系数为 0.86，稳定性较高。另外本文加入老年人对孙子女的照料，这是基于隔代家庭老年人的特征考虑的。

3.2 研究方法

分析采用的静态数据来自 2009 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对研究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以考察变量间相关程度为建立模型提供依据；通过对居住安排和心理健康的交叉分析，列出老年人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心理健康状况分布情况；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正向心理健康维度生活满意度和负向心理维度抑郁的影响；最后采用多重比较检验方法进行不同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差异的分析，以全面考虑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情况。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本文的研究模型用于分析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鉴于不同居住安排下，老年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行为及情感支持对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将代际支持纳入回归模型自变量中，已全面考察不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分析研究中，因变量的变化往往受几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此时就需要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这就是多元回归亦称多重回归。当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时，所进行的回归分析就是多元线性回归。设 Y 为因变量， $X_1, X_2 \dots X_k$ 为自变量，当自变量

与因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_i = \beta_0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dots + \beta_k X_{ki} + \mu_i \quad (i=1,2,\dots,n)$$

其中 k 为自变量的数目， β_j ($j=1,2,\dots,k$) 称为回归系数。可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上式中的待估回归系数 $\beta_0, \beta_1, \dots, \beta_j$ 进行估计，求得 β 值后，即可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了。计算了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之后，为了将它用于解决实际预测问题，还必须进行数学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数学检验，包括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建立多元性回归模型时，为了保证回归模型具有优良的解释能力和预测效果，应首先注意自变量的选择，其准则是：

- (1) 自变量对因变量必须有显著的影响，并呈密切的线性相关；
- (2)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形式上的；
- (3) 自变量之彰应具有一定的互斥性，即自变量之彰的相关程度不应高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因的相关程度；
- (4) 自变量应具有完整的统计数据，其预测值容易确定。

除了上述特定的研究方法外，在论文写作期间还用到如下研究方法：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任何理论体系的研究是以定性研究为主，但是离开数据支持，任何理论都显得空洞。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以定性研究为主的同时，列举大量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结合使用线形回归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确定模型中的主要参数方程，力图使本文更加深入。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主要是规范研究，但由于规范分析强调一定条件下的因果关系，并且依赖于特定的假设，因此，规范分析的结论可能会与现实产生一定的出入，而实证分析则是弥补规范分析结论的有效手段。规范研究主要研究给出了题应该怎样做，而实证研究对研究问题回答了为什么要这样做。

3.3 数据

3.3.1 调查地的情况

巢湖市位于长江北岸，地处安徽省中部（见图 3.1）。安徽省属于农业大省，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巢湖经济状况在安徽省处于中游水平，该市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年轻劳动力外流的现象，是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缩影。



图 3.1 巢湖市地理位置图 资料来源：巢湖地区简志^[44]

3.3.2 数据取样

1) 调查目标及问卷设计

“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的主要目标是完整了解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与福利状况。调查问卷是根据研究目标，参考国内外相关调查内容和量化方法进行设计的，然后对问题进行本土化调整，并使用标准回译法来确保问卷内容翻译的准确性；之后，对初步确定的问卷进行试调查，并发现问题，反复完善问卷；最终，获得正式调查问卷。

2) 调查内容及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个人、社会和经济状况、健康和日常生活能力、子女状况、主观生活质量、支持和帮助及认知能力共 7 部分。本文抽样调查的对象选择为居住在巢湖市农村地区，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调查采用分层多级抽样方法，按照乡镇、村两级，以系统抽样方法选取样本。通过一系列修改、补充，再经过计算机程序的逻辑检验，2009 年的调查排除死亡、迁移和失踪的老年人获得有效问卷 1165 份。从数据评估结果和量表信度系数来看，调查问卷的数据质量良好。

3) 数据质量评析

为提高问卷效度，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调查执行和数据录入的质量。调查数据虽存在误差，但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内。依据本文写作目的，调查问卷中采用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抑郁（CES-D）量表，量表的 Alpha 信度系数分别

为 0.82 和 0.79，调查量表的良好信度说明，调查数据的质量是可靠的。

3.3.3 研究的普适性

在社会研究方法中，分析单位是指文章研究什么和研究谁，而最典型的分析单位是个体。在探索描述不同群体中个体行为发生状况时，采用的分析单位是个体，而非群体。描述性研究中将个体当作分析单位的目的是描述个体组成的群体，解释性研究的目的是发现群体运作的社会动力。个体作为分析单位被赋予社会群体成员的特性^[47]。

根据本文研究目标，将农村老年人个体作为分析单位，通过个体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来解释中国农村老年人这一群体相应的运作规律。作为分析单位，这些个体被赋予了中国大多数汉族农村老年人的特性，他们所具备的社会文化背景，养老风俗、婚姻形式与中国大多数汉族农村老年人相似。由此看来，本研究取样具有代表性，其研究具有普适性。

3.4 居住安排和心理健康的描绘

依据本文的分析框架，按照心理健康、居住安排、老年人特征和代际支持的顺序，对文章所涉变量进行统计描绘如表 3.1。

表 3.1 变量描述统计信息 (N=1165)

变量	均值	变量	均值
<u>1 心理健康</u>		<u>②社会经济地位</u>	
生活满意度	12.81 (2.65)	受教育状况: (1=上过学)	0.33 (0.46)
抑郁 (CES-D)	15.29 (3.85)	职业: (1=农业)	0.93 (0.24)
<u>2 居住安排</u>		独立经济收入 (千元)	5.23 (3.73)
<u>①主干家庭</u>		<u>③健康状况</u>	
与子女或其配偶同住	0.23 (0.42)	慢性疾病数	1.74 (1.52)
<u>②隔代家庭</u>		认知功能	7.98 (2.94)
仅与孙子女同住	0.19 (0.39)	4 代际支持	
<u>③空巢家庭</u>		情感支持	7.67 (1.13)
独居	0.22 (0.41)	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	0.35 (1.84)
与配偶同住	0.34 (0.47)	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	5.61 (6.49)
<u>3 老年人特征</u>		老年人获得的家务帮助	2.78 (5.29)
<u>①社会人口特征</u>		老年人提供的家务帮助	2.53 (5.90)
年龄 (岁)	73.25 (8.25)	老年人获得的起居帮助	3.54 (5.51)
性别: (1=男性)	0.50 (0.50)	老年人提供的起居帮助	2.40 (4.49)
婚姻状况: (1=有配偶)	0.62 (0.49)	5 孙子女照料	2.11 (2.43)

数据来源：“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09 年。

表 3.1 描述的心理健康的信息表明,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 抑郁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 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分布的描述信息显示, 60%左右的老人居住于空巢家庭, 20%左右的老人居住于主干家庭, 20%左右的老人居住于隔代家庭, 这与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空巢家庭比例上升的现象吻合; 老年人个体特征的描绘信息显示, 平均年龄与近年来城乡居民期望寿命值相符, 绝大多数老人没有上过学, 且上过学的老人存活时间相对较长, 绝大多数老人主要从事农业活动, 老人的慢性疾病数不到两种, 认知功能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

4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本章作为本文的核心章节之一，是对文章分析框架相应内容的验证。本章利用 2009 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4.1 研究思路

本章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提出各项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假设，并建立分析模型；其次，通过各项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验证其研究假设；最后，讨论本文分析框架相应部分的准确性及其影响机制中的相应内容，以期为提出公共政策服务。由此研究思路，本章提出具体分析框架（参见图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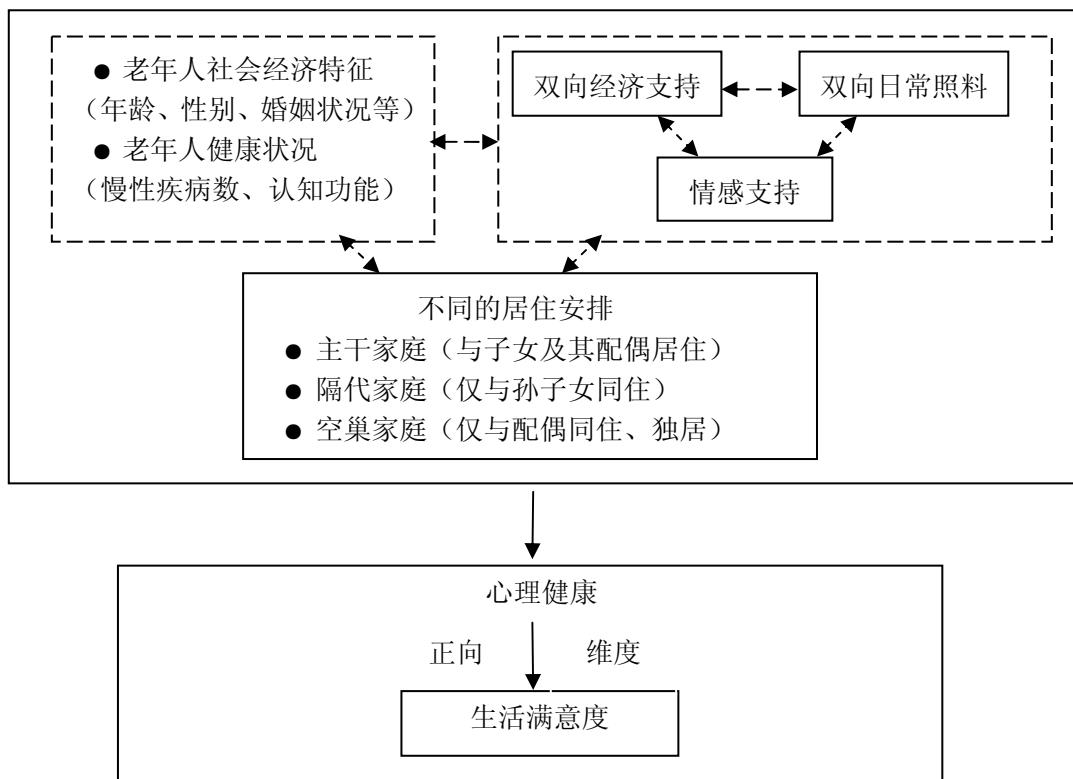


图 4.1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分析框架

4.2 研究假设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这对家庭养老产生的影响逐渐引起社会以及学术界的关注。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方式注重子女对老年父母的赡养，子女的孝顺通过与老年父母之间代际支持互动来体现。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在现代化社会中，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老年人居住安排传统模式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方式、居住距离发生变化，这对靠家庭养老为主要养老方式的老年人来说，选择什么类型的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居住安排是生活状态、质量的反应，多种因素影响着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不同的居住安排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居住安排可能反映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会因为不同的经济、照料、情感需求而选择不同的居住方式，同时，老年人的居住偏好因为年龄，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和子女数量改变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对于老年人社会经济人口特征通过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农村地区的特殊性，本文假设：

H1：老年人居住于主干家庭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老年人居住于隔代家庭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老年人居住于空巢家庭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中，子女对老年人的孝顺对老年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的观念都体现了老年人对于子女赡养需求的心理。对于子女所提供的赡养行为，老年人最为关注的是代际支持的提供。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家务起居帮助。老年人在获得经济支持时其经济生活得到保障，在提供经济支持过程中自身的家庭角色感得到提升，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会有显著影响。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除了能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同时也传递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当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其家庭角色便会得到认可，老年人便乐于积极参加一些社会交流活动，这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帮助。同时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提升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权威，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是有利无害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躯体功能会慢慢出现障碍，此时子女提供的家务起居帮助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会有显著影响。子女在提供家务帮助，可能会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家务起居帮助，可能会反映出老年人拥有良好的待机关系，从中感受家庭和睦融洽的气氛，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也产生显著影响。老年人与子女间的情感支持在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中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它相比经济支持和家务起居帮助更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老年人选择不同的居住安排，会使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发生变化，从而对其生活满意度带来显著影响。主干家庭的老年人他们与子女之间的经济情感支持和家务起居帮助都是相互间流动的。与子女一同居住，会及时享受到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代际支持的交换满足了老年人养老的需求，因此可能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假设：

H4：主干家庭老年人在其社会经济特征一定的条件下，老人与子女间的代际支持互换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所改善。

对于居住在隔代家庭的老年人来说，子女的外出使老年人与子女间的情感支持和家

务起居帮助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孙子女的角色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子女情感支持的空缺，对于隔代家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会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过程中，可能会换回外出子女更多的经济回报，弥补了居住距离所产生的经济支持缺乏。而且，老年人在此过程中还会享受到天伦之乐，孙子女为老年人带来的欢乐避免了老年人的孤独感。由此提出假设：

H5：隔代家庭老年人，在代际交换中为孙子女提供更多的照料，同时获得相应经济回报，这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提升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子女外出使得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随之出现，居住距离的增加使老年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有所变化，从而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带来影响。所以提出假设如下：

H6：空巢家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会因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而有所改善。

4.3 结果分析

1) 结果

表 4.1 居住安排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矩阵 (N=1165)

	1	2	3	4	5	6
1.主干家庭	1.00					
2.隔代家庭	-0.31**	1.00				
3.空巢家庭	-0.55**	-0.54**	1.00			
4.与配偶同住	-0.47**	-0.35**	0.64**	1.00		
5.独居	-0.13**	-0.24**	0.45**	-0.38**	1.00	
6.生活满意度	0.09***	0.08***	-0.10***	0.05**	-0.16***	1.00

表 4.1 列出了各项居住安排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矩阵。虽然，表内各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是在没有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各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既不能反映控制其它变量后的偏相关系数，更无从揭示因果关系，但是却初步显示了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表 4.2 居住安排与生活满意度交叉分析表

		生活满意度（高/低）	
		高	低
居 住 安 排	主干家庭	50.2%	49.8%
	隔代家庭	57.4%	42.6%
	空巢家庭	47.5%	52.5%
	与配偶同住	52.4%	47.6%
	独居	39.7%	60.3%

表 4.2 显示的是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交叉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居住安排下生活满意度的分布状况。生活满意度得分从 8~16 分，将其分为高低两个级别，8~13 分代表较低的生活满意度水平，14~16 分代表生活满意度较高的老年人群。从分布趋势可以看出，主干家庭、隔代家庭和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空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较低，其中以独居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最低。

表 4.3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模型 OLS 估计值 (N=1165)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数项	12.09***	12.01***	11.98***	10.04***	10.01***	10.06***
<u>1 居住安排</u>						
①主干家庭	0.36**			0.40**		
②隔代家庭		0.35**			0.39**	
③空巢家庭			-0.34**			-0.25**
<u>2 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u>						
年龄 (岁)	-0.01+	-0.01+	-0.02*	-0.06*	-0.07*	-0.06*
性别：男（女）	-0.46*	-0.45*	-0.41*	-0.34*	-0.37*	-0.35*
婚姻状况：有（无）配偶	0.04	0.05	0.04	0.14	0.15	0.15
受教育状况：上过学（否）	0.17	0.21*	0.14	0.13	0.17	0.12
职业：农业（非农业）	0.38*	0.39*	0.41*	0.38*	0.39*	0.41*
独立经济收入	0.05**	0.05**	0.06**	0.08**	0.06**	0.06**
慢性疾病数	-0.31***	-0.31***	-0.31***	-0.29***	-0.31***	-0.30***
认知功能	0.22***	0.22***	0.22***	0.21***	0.21***	0.21***
<u>3 代际支持</u>						
<u>情感支持</u>				0.25***	0.25***	0.25***
<u>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u>				0.05**	0.06***	0.05**
<u>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u>				0.01+	0.01+	0.01+
<u>老年人获得的家务帮助</u>				0.02*	0.01	0.03
<u>老年人提供的家务帮助</u>				0.01*	0.01*	0.02*
<u>老年人获得的起居照料</u>				-0.01	-0.01	-0.03
<u>老年人提供的起居照料</u>				-0.01	0.11*	0.02
<u>4 孙子女照料</u>					0.11***	
R ²	0.48	0.47	0.49	0.47	0.49	0.49

注： *** p<0.001；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巢湖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2009 年。

表 4.3 中的模型 1—模型 6 分别是老年人不同的居住安排分别与相关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这些结果显示不同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居住在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示出正向提升的影响；居住在空巢家庭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其居住安排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性别、慢性疾病种类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现负相关趋势，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职业、独立经济收入及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与其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上述结果说明年龄增长，经济收入减少，老年人所患疾病的增多，认知功能的下降会导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降低；相对来说，无配偶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低于有配偶的，男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相对低于女性老年人，未受过教育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受过教育的老年人。在此基础模型上加入老人与子女的代际支持后，结果显示代际支持的互换能够改善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由此对假设进行了验证。

表 4.4 是在三种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的基础上，对不同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差异的分析。结果显示，空巢家庭的居住方式与主干家庭、隔代家庭的差异最为显著，说明空巢家庭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

表 4.4 三种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主干家庭	隔代家庭	空巢家庭
主干家庭	—	Sig.=0.150	Sig.=0.133
隔代家庭		—	Sig.=0.002**
空巢家庭			—

注： *** p<0.001； ** p<0.01； * p<0.05； +p<0.1。

2) 讨论

本研究我们要分析不同的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从老年人的社会经济特征角度看，三种居住安排下都有共同的特点：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衰退、配偶的去世都不利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好，可能由于读书、看报的原因，老年人的情绪可以保持良好状态。

表 4.3 中模型 1—模型 3 考察了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对于不同居住安排下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状况。结果显示，三种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慢性疾病数和老年人的认知程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老年人的年龄增长，身体机能慢慢退化，疾病缠身和认知能力下降，都使老年人的劳动能力逐渐减弱，这就造成了老年人经济收入的不断减少，从而影响了老年人在社会家庭中的角色权威，老年人觉得自己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逐渐减少，交换公平感发生变化，促使着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对模型 2 中受教育程度与隔代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可能反应了传统的“光宗耀祖”观念。老年人对孙子女的照料，不只是生活起居，还包括对其文化教育，对于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来说，对孙子女的功课有一定帮助，孙子女能够光耀门楣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就有正向的影响。

模型 4—模型 6 是在控制了老年人社会经济人口特征以后，加入代际支持变量。与模型 1—模型 3 比较，可以看出子女与老年人之间的代际互动显著减缓了生活满意度下降速度。从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子女为老年人提供起居照顾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虽然代际支持是基于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而必须提供的，但由于对子女造成的沉重负担，促使老年人强烈意识到自己的衰老和无用，引发老年人负性情绪的产生，降低了生活满意度。目前，中国农村欠缺正式的养老体系，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是老年人在身体机能退化，劳动力减弱时的生活保障；而且，中国传统“养儿防老”文化，使老年人在获得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时感觉到自己教子有方，提高了老年人的成就感，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子女在提供日常生活照料过程中，代际之间接触过多容易侵犯对方的隐私，容易发生代际间的冲突，但是这种居住方式却能使老年人最好的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会有所改善。

模型 5 中，隔代家庭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提升，说明与孙子女共同居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从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的角度来看，对于身体健康较差、收入较低老年母亲通过向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过程中所获得的代际支持高于同水平的老年父亲。对于老年妇女来说，由于其自身经济资源的缺乏，弱势群体的显著特征是其在照料孙子女得到更多代际支持的原因所在。在隔代家庭模型中加入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生活起居帮助和对孙子女提供照料变量所做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隔代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加入上述变量后有提升的趋势，这可能说明居住于隔代家庭的老年人，会在照料孙子女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满足感。对于居住在隔代家庭的老年人，孙子女便是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纽带，老年人与子女相互间的代际交换通过对孙子女的照料体现。与主干家庭和空巢家庭相比，隔代家庭中老年人对孙子女的照料会加强子女对老年人的代际交换。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理论中，“香火”对一个家庭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老年人会尽可能的为后代的好生活做努力以实现他们的生活价值，义不容辞的为子女照顾其下一代，并在照料同时尽享儿孙之乐，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在此同时，提供孙子女照料会使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回报也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一项因素。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和迁移日趋增加，从而导致了“空巢”家庭的出现。空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其空巢家庭的居住安排呈显著负相关趋势，因为随着年龄增加，疾病增多，老年人经济收入减少，无人问津，无人照料的生活使老年人的经济、起居、情感方面都得不到满足，从而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独居和与配偶同住归类于空巢家庭。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其生活满意度与居住安排呈正相关关系。相对于主干家

庭来说，只与配偶居住的老年人避免了与子女相处过程中彼此矛盾冲突对老年人带来的心理伤害；相对隔代家庭来说，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免去了照料孙子女带来的责任负担感，这有利于其生活满意度；相对独居老年人而言，与配偶间的情感支持减少了老年人对生活的恐惧和孤独感。由此看来，与配偶同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有正向影响的。独居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其居住方式呈显著负相关，对于独居老年人而言，长期的单身生活，使其生活目标模糊，生活意义不明，造成老年人精神上的空虚感和孤独感，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可看出这种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反向影响。

与模型 3 相比，模型 6 在加入了代际支持变量后，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主干家庭减少，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大多数子女在自立后选择与父母分居，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子女的外迁，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逐渐上升。子女与老年人的分居，使其很难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尽孝。由于社会资源向老年人倾斜的趋势不断发展，大多成年子女更愿意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竞争中，他们认为为赡养孝敬老年人付出时间和精力会影响自身的事业，影响到自己下一代的教育成长，因此越来越的子女忽略了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提供。此外，从角色论方向可得，子女与老年人的分居致使老年人的父母角色弱化了，从而导致子女对父母所要旅行的赡养义务也淡化了，从某种程度上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带来负向影响。表 4.4 中也显示，空巢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由此看来，对于提升空巢家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论社会还是家庭都应该给以更多的关注。

4.4 本章小结

本章考察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假设验证情况见表 4.5。下面是结合本章假设和分析框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表 4.5 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研究假设	生活满意度
H1：老年人居住于主干家庭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
H2：老年人居住于隔代家庭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
H3：老年人居住于空巢家庭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通过
H4：主干家庭老年人在其社会经济特征一定的条件下，老人与子女间的代际支持互换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所改善。	通过
H5：隔代家庭老年人，在代际交换中为孙子女提供更多的照料，同时获得相应经济回报，这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提升作用。	通过
H6：空巢家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会因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而有所改善。	通过

1) 本章通过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分类,研究不同居住方式下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变动状况。在考察老年人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对于不同居住安排下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状况结果中发现:三种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慢性疾病数和老年人的认知程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2) 在控制了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下,加入代际支持变量的回归分析,验证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假设。结果显示,三种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都有所改善,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3) 三种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空巢家庭的负向影响最显著。家庭结构的变化,子女与老年人的分居,老年人对代际支持的需求无法得到及时的满足,导致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降低。因此,对于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社会家庭应加强关注。

总之,不同的居住安排在不同因素的影响下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的影响,本章的假设得以验证。从结论可以发现,在加入代际支持变量时,三种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有提升趋势。子女提供代际支持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养老的急迫需求,代际支持互动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有利于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老年人能够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子女(包括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体现了老年人所承担的“光宗耀祖”责任感,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也维护了其生活自立感、社会公平交换感和家长角色权威感,这对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且生活满意度受外界因素影响时下降速度减慢的大多是居住在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而居住在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尤其对于独居老人,生活满意度较低。由此看来,对于空巢家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问题,应得到子女的重视。

5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分析

本章作为本文的核心章节之一，是对文章分析框架相应内容的验证。本章是与第4章共同构成本文实证部分的主体。本章利用“安徽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2009年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

5.1 研究思路

本章的研究思路是：首先提出各项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研究假设，并建立分析模型；其次，通过各项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验证其研究假设；最后，讨论本文分析框架相应部分的准确性及其影响机制中的相应内容，以期为提出公共政策服务。由此研究思路，本章提出具体分析框架（参见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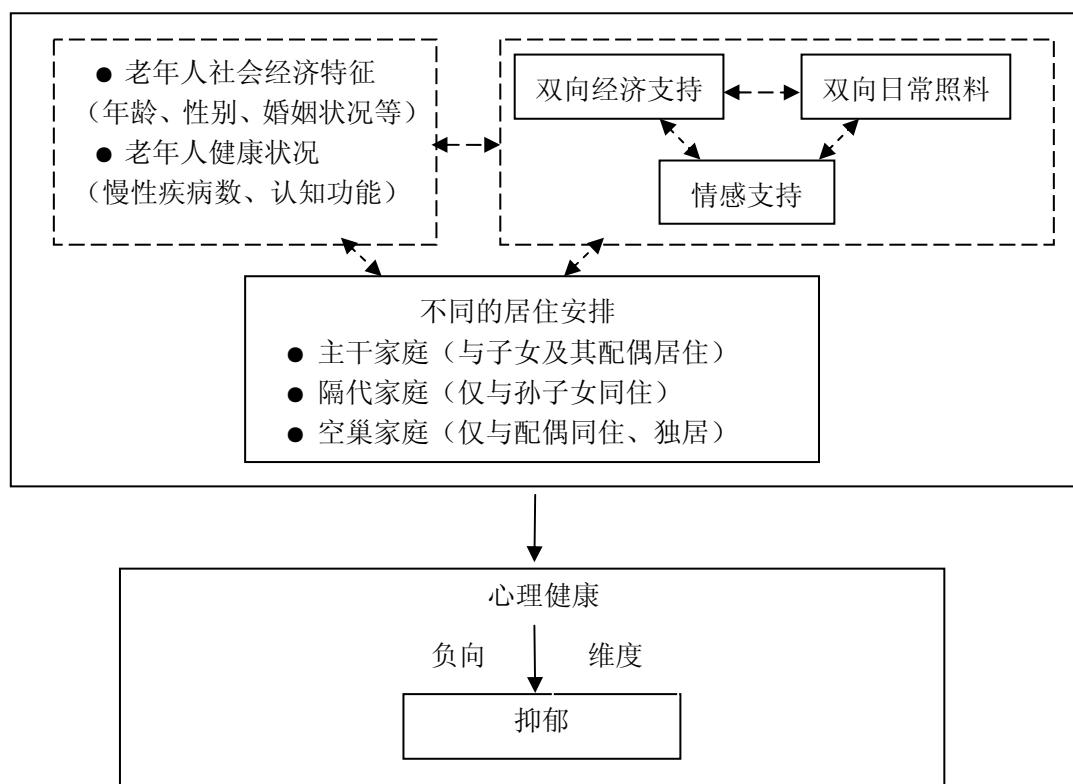


图 5.1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分析框架

5.2 研究假设

家庭养老是我国一向注重的传统文化，政府更是推崇一些利于老年人健康养老的方

针政策，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足感。这不仅是老年人自身关心的问题，也是现今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使中国传统家庭经历了重大改变，尤其农村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的变化。中国农村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致使家庭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本章主要进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分析。

在愈来愈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下，养老问题更为突出。人们的居住安排是动态的，是为适应生活环境而改变的。当居住安排发生变化后，老年人的适应能力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引起的生理心理方面的变动也应该给予关注，以保障老年人的健康生活。老年人的情绪会受不同因素的影响，生活环境的变迁，家庭不和睦，经济收入低，身体欠佳，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等都促使着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随着年龄，婚姻，经济状况的变化使其居住安排发生改变，由此产生的心理健康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根据以往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农村的特殊性，本章假设：

- H1：老年人居住于主干家庭对其抑郁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H2：老年人居住于隔代家庭对其抑郁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H3：老年人居住于空巢家庭对其抑郁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于上一章针对代际支持对不同居住安排下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所提出的假设，在分析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代际支持包括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家务起居帮助。老年人在不同的居住安排下提供和获得经济支持对其抑郁水平的影响有显著性。老年人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增加，加大了老年人对子女提供家务起居帮助的需求。子女在提供家务帮助，可能会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抑制其抑郁水平。老年人与子女间的情感支持在老年人心理健康研究中是较为重要的因素，它相比经济支持和家务起居帮助更能抑制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增长。

不同的居住安排，使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有所不同，对其生活满意度带来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主干家庭的老年人他们与子女之间的经济情感支持和家务起居帮助都是相互间流动的，主干家庭的老年人可以及时享受到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加速转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空巢家庭的大量出现使农村养老面对严峻挑战。空巢家庭这种居住安排下的老年人，获得和提供的家庭代际支持都是极其微小的，这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会是极为显著的。对于居住在隔代家庭的老年人来说，子女的外出使老年人与子女间的情感支持和家务起居帮助受到一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在隔代家庭中的老年人，因成年子女外出务工，老年人不得充当父母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子女外出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也就相应减少，这可能会使老年人感到孤独，产生负面情绪；但大多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过程中，可能会换回外出子女更多经济回报，弥补了居住距离所产生的经济支持缺乏，在此过程中孙子女为老年人带来的欢乐避免了老年人的孤独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子女情感支持的空缺，对于隔代家庭老年人

的生活满意度会有显著影响。基于代际支持对不同居住安排下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本文假设如下：

- H4：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会对主干家庭老年人抑郁水平有抑制作用。
- H5：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使隔代家庭老年人抑郁情绪有所缓解。
- H6：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抑制空巢家庭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

5.3 结果分析

1) 结果

表 5.1 居住安排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矩阵 (N=1165)

	1	2	3	4	5	6
1.主干家庭	1.00					
2.隔代家庭	-0.31**	1.00				
3.空巢家庭	-0.52**	-0.54**	1.00			
4.与配偶同住	-0.47**	-0.35**	0.61**	1.00		
5.独居	-0.13**	-0.24**	0.45**	-0.38**	1.00	
6.抑郁	-0.09**	-0.13***	0.10***	-0.08**	0.22***	1.00

表 5.1 列出了各项居住安排和抑郁的相关系数矩阵。虽然，表内各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是在没有控制其它变量的情况下各变量之间的两两相关关系，既不能反映控制其它变量后的偏相关系数，更无从揭示因果关系，但是却初步显示了居住安排与老年人抑郁之间的关系。

表 5.2 居住安排与抑郁交叉分析表

		抑郁 (高/低)	
		高	低
居 住 安 排	主干家庭	41.4%	58.9%
	隔代家庭	33.0%	67.0%
	空巢家庭	50.4%	49.6%
	与配偶同住	42.4%	57.6%
	独居	63.6%	36.4%

表 5.2 显示的是居住安排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的交叉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居住安排下抑郁水平的分布情况。抑郁得分从 9~27 分，其中 9~12 分代表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较低，19~27 分代表抑郁水平较高的老年人群。从分布趋势看出，居住于隔代家庭的老年人负向情绪较少产生，抑郁水平较低的比例高于主干和空巢家庭；抑郁水平分数较高的多分布在空巢家庭，尤其是独居老人的消极情感极为严重，由此看来农村独居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是非常值得给予关注的。

5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分析

表 5.3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回归模型 OLS 估计值 (N=1165)

<u>变量</u>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常数项	15.03***	15.04***	14.98***	15.56***	15.45***	15.26***
<u>1 居住安排</u>						
①主干家庭	-0.71*			-0.75*		
②隔代家庭		-0.65**			-0.68**	
③空巢家庭			0.63**			0.58**
<u>2 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u>						
年龄 (岁)	0.04*	0.03*	0.04*	0.04*	0.05*	0.05**
性别：男（女）	-0.42*	-0.41*	-0.41*	-0.37*	-0.37*	-0.36*
婚姻状况：有（无）配偶	-0.72**	-0.69**	-0.71**	-0.71**	-0.69**	-0.71**
受教育状况：上过学（否）	-0.33	-0.35	-0.34	-0.34	-0.35	-0.36
职业：农业（非农业）	-0.24	-0.25	-0.23	-0.23	-0.24	-0.21
独立经济收入	-0.08**	-0.08**	-0.07**	-0.09**	-0.11**	-0.11**
慢性疾病数	0.53***	0.52***	0.53***	0.54***	0.52***	0.53***
认知功能	-0.32***	-0.33***	-0.33***	-0.31***	-0.31***	-0.31***
<u>3 代际支持</u>						
<u>情感支持</u>				-0.23***	-0.23***	-0.23***
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				-0.04**	-0.03**	-0.05**
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				-0.01+	-0.03*	-0.01+
老年人获得的家务帮助				-0.02*	-0.01	-0.03
老年人提供的家务帮助				-0.01*	-0.01*	-0.02*
老年人获得的起居照料				0.01	0.01	0.01
老年人提供的起居照料				-0.01	-0.11**	-0.02
<u>4 孙子女照料</u>					-0.14***	
R ²	0.45	0.43	0.44	0.45	0.45	0.46

注： *** p<0.001； ** p<0.01； * p<0.05； +p<0.1。

数据来源：“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09 年。

表 5.3 中的模型 1—模型 6 分别是不同的居住安排分别与相关因素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结果。其中，居住于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的老年人，其抑郁水平与老年人居住安排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抑郁水平有缓解的趋势；而居住于空巢家庭的老年人抑郁水平与居住安排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慢性疾病种类数与老年人抑郁呈现正相关趋势，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状况、职

业、独立经济收入及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对其抑郁造成负向影响。结果说明年龄增长，配偶的去世，经济收入的减少，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导致老年人抑郁情绪的提升；处于同一水平的老年妇女和老年男人，老年妇女更容易产生对生活的恐惧感和孤独感，抑郁水平更高。在控制了老人社会人口社会人口—经济特征和健康状况后，在模型中加入代际支持变量，结果显示代际支持的互换能够抑制老年人的抑郁情绪的上升，由此对假设进行了验证。

表 5.4 是在三种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水平都有显著影响的基础上，对不同居住安排对抑郁影响差异的分析。结果显示，隔代家庭的居住方式与主干家庭、空巢家庭的差异最为显著，说明对于抑制老年人抑郁情绪产生相对较好的居住安排是隔代家庭。

表 5.4 三种居住安排对抑郁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

	主干家庭	隔代家庭	空巢家庭
主干家庭	—	Sig.=0.000***	Sig.=0.233
隔代家庭		—	Sig.=0.001**
空巢家庭			—

注： *** p<0.001； ** p<0.01； * p<0.05； +p<0.1。

2) 讨论

本章主要分析不同的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从表 5.3 中可以看出，模型 1—模型 3 考察了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对于不同居住安排下农村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状况。结果显示，三种居住安排下，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经济收入、慢性疾病数和老年人的认知程度对老年人抑郁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遇到的社会负性事件增多，再加上躯体健康的困扰，老年人易产生孤独感和恐惧感，这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都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结果显示老年妇女的抑郁水平高于相同特征水平下的男性老年人。这可能与老年妇女平均寿命长、经济独立性差、文化水平低、生理健康状况较差等因素有关。由于寿命较长，女性老年人会面对更多的负性事件，从而造成其抑郁水平的明显提高；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随着年龄增加，老年妇女与社会接触的机会逐渐减少，心理上容易出现“老无所用”的负性情绪，但由于男性的心理承受能力普遍高于女性，在处理负性事件的方法上会优于女性，所以抑郁情绪的产生会有所降低。

在控制老年人社会人口—经济变量的条件下，模型 4—模型 6 是加入代际支持变量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与模型 1—模型 3 比较，子女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水平有抑制的趋势。居住于主干家庭对老年人抑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加入子女提供的经济、情感和生活起居帮助等变量所做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看出，主干家庭的老年人在接受的代际交换有所增长的时候其抑郁水平会得到抑制。老年人选择与子女同

住而放弃独居，多数是因为其需要得到生活上的照料。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对经济、起居、情感等都显现出更高的需求度，与子女同住是获得儿女们代际支持的最有效方式。子女所提供的经济支持不仅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精神压力，同时也为老年人带来心理满足感，这对抑制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有显著的作用。由此可见，H1 假设成立。

从 H5 模型中可以得到，居住于隔代家庭对抑制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有显著作用。在模型中加入对孙子女提供照料的变量后，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没有提升，这可能说明，老年人对于照料孙子女所产生的负担感并没有超越在此照料过程中老年人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感；对于居住于隔代家庭的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孙子女照料会使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回报能够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在照料和教育孙子女方面，农村老年人会从精神上觉得孙子女在身边更热闹，降低了老年人的孤独感。由此可知，H5 通过验证。

H6 模型是空巢家庭对老年人抑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代际支持对空巢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有缓解作用。但是就实际情况来说，空巢家庭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空巢老年人已成为老年养老方面的严峻问题。家庭代际互动显示，空巢老年人得到的子女代际支持低于非空巢老年人，居住于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在照料、经济日常生活方面会存在比非空巢老年人更大的需求，大部分子女由于工作忙碌，居住距离较远的关系常常忽略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这才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老年人抑郁水平。空巢老年人是特殊的老年群体，由于计划生育的普及，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都处于空巢状态，加上老年人的自主意识不强，使他们产生不同程度的“空巢综合症”，主要表现为孤独感、恐惧感、衰老感等，其中孤独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空巢家庭中，独居老年人则是最为孤独的一部分老年群体。本文对独居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也做了回归分析，鉴于篇幅未在模型中呈现。从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的角度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各项身体功能不断衰退，其生活自理能力相应的下降，对独居老年人的抑郁情绪都会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由于高龄老年人多集中于农村，而农村相对落后的物质文化条件，给养老带来了巨大挑战，大部分农村独居老年人陷于“老无所依，老无所医”的窘迫状态。这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独居老年人来说，除了面对各种自身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外，他们可能是最缺乏代际支持的弱势群体了。子女外出打工，居住距离的遥远等条件限制了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器械支持等，代际支持的缺乏使得老年人必须独自面对更多的生活困难。尤其对于生理健康较差的老年人，独居的方式会使老年人的生活处境更加雪上加霜。老年人长期的单身生活，会使其精神生活质量下降，慢慢失去生活目标，从而造成老年人精神上的空虚感、孤独感和对伤病的恐惧感，甚至严重时会产生轻生的

念头，这也是老年人抑郁情绪的显著表现。因此，为了使老年人能以健康的姿态安度晚年，减慢老年人抑郁恶化的速度是至关重要的。

表 5.4 的结果显示，隔代家庭的居住方式与主干家庭、空巢家庭的差异最为显著，居住于隔代家庭是老年人抑郁水平得以缓解的较好选择。因为，相对于主干家庭来说，隔代家庭的老年人避免了与子女相处过程中彼此矛盾冲突给老年人带来的心理伤害；相对空巢老年人而言，在照料孙子女的过程中实现了他们的生活价值，与此同时同时尽享儿孙之乐，此外，提供孙子女照料会使老年人从子女那里得到更多的代际支持，这都对抑制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有显著作用。由此看来，缓解老年人抑郁水平，隔代家庭是良好的选择。

5.4 本章小结

本章考察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假设验证情况见表 5.5。下面是结合本章假设和分析框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表 5.5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研 究 假 设	抑 郁
H1：老年人居住于主干家庭对其抑郁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通过
H2：老年人居住于隔代家庭对其抑郁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通过
H3：老年人居住于空巢家庭对其抑郁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
H4：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会对主干家庭老年人抑郁水平有抑制作用。	通过
H5：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使隔代家庭老年人抑郁情绪有所缓解。	通过
H6：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代际交换抑制空巢家庭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	通过

1) 选择居住于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是老年人对自身养老的选择性需求，这两种居住方式下，老年人的经济生活、情感生活、日常起居生活都有所改善，从而有利于抑制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

2) 居住在空巢家庭的老年人缺乏经济供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大部分子女外出打工与老年人相处时间减少，空间上的分离使得两代人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增大，再加上长时间对老年人不闻不问，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对于物质文化条件落后的农村空巢老年人而言，子女的忽视，生活的单调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3) 三种居住安排对抑郁的多重比较检验结果显示，隔代家庭的影响最显著。与子女的代际冲突；照料孙子女体现自身的生活价值；教育孙子女实现了“光宗耀祖”的理念。这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缓解都有显著作用。

总之，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结果体现了选择不同的居住安排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选择居住于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了子女对老年人的孝

敬，符合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文化，实现了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相反，空巢家庭的出现于中国传统养老文化中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观念相悖，独居老年人会在心理上存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缺乏家庭和子女扶养，生活上无人主动关心孤寡高龄独居的老年人来说，难免产生寂寞的情绪，提升了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6 结论

6.1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1 主要结论

论文在综述国内外已有的居住安排理论、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以及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研究分析框架，并提出思路。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依据分析框架分别提出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抑郁度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在论文的实证部分，本文利用“安徽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2009年的调查数据验证论文假设。依据论文提出的分析框架，本文在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的系统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居住安排理论的应用。在老年人选择居住安排时，总是会以代际支持的公平交换为基础的，即无论是经济、劳务还是情感交流都是要考虑公平原则的，这体现了居住安排的公平理论。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贡献要求在步入老年后，有权利享受子女的照料，让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体现了选择不同的居住安排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提醒子女在家庭中，老年人特别是虚弱老年人应该得到关怀照顾，在生活和心理上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总之，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选择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其自身的需求，无论什么样的居住方式，子女都应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以达到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目地。

第二，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本文以主干家庭、隔代家庭、空巢家庭展开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系统分析。结果显示，居住于隔代家庭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断地改善，隔代居住安排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传统家庭理论中，“光宗耀祖”、“香火”理念对一个家庭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老年人会尽可能的为后代的好生活做努力以实现他们的生活价值，义不容辞的为子女照顾其下一代，并在照料同时尽享儿孙之乐，从而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空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下降趋势，即空巢家庭这种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外流使得农村空巢老年人增多，照料提供者明显减少，照料困境增多。由于无子女或子女长期不在身边，幸福感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奢求，这就抑制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为制定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的政策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第三，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居住安排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结果体现了选

择不同的居住安排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人选择居住于主干家庭和隔代家庭直接或间接的体现了子女对老年人的孝敬，符合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文化，实现了老年人的心理幸福感；在主干家庭中，子女的经济支持，近距离照料，方便的情感互动不仅能改善老年人的经济生活状况，缓解经济紧张带来的精神压力，同时也为老年人带来心理满足感，这对抑制老年人抑郁情绪的产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选择隔代家庭居住的老年人，其居住安排与其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老年人并没有因为照料孙子女而产生心理负担，与老年人“享清福”的观念有所出入；相反，空巢家庭的出现于中国传统养老文化中的“养儿防老”等观念相悖，居住于空巢家庭的老年人缺乏经济供养、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对于物质文化条件落后的农村空巢老年人而言，子女的忽视，生活的单调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6.1.2 政策建议

基于对研究结果的整理分析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的独特文化背景和养老现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基础，通过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论文提出的建议如下：

1) 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老年人是出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随年龄增长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经济收入大幅下降，种种令人堪忧的困境，说明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重要性。国家要承担起社会养老的主要责任。在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独特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养老保险制度的低参与率、小覆盖面等阻碍这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发展。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经济提供来保障其经济收入，居住在主干家庭的老年人尤其如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引起老年人一系列的问题。

国家要承担起社会养老的主要责任。政府应加大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完善上的财政支持，对高龄老年人提供生活所需求的养老金，住房补贴等；在医疗服务保障方面，应该达到让老年人享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还难以达到如此高的福利水平，但可是将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试行捆绑，以期解决老年人养老和医疗问题。此外，还应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化养老。从经济上给予老年人充分的保障，提高其自立能力，这对老年人来说是十分迫切的。

2) 提高对空巢老年人的社会支持

伴随社会经济转型以及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家庭结构的变化时空巢老年人的数量呈递增趋势，如何提高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水平显得极为迫切。现今空巢老年人在经济、健康等方面存在着很大需求，由于子女的工作忙碌，与子女居住距离的增加等原因造成他们对老年人的疏忽照料，老年人得不到很好的日常生活照料，经济和健康状况也较差，抑郁和孤独的情绪较为强烈，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较低。这种情况决定了对空

巢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急切性。所以，应做到在养老的基础上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子女应该加强他们对孝道传统的理解，使其对老年人提供应有的尊重；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借助法律手段，对侵害老年人权益、对老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社会应从各方面增强对农村空巢家庭老年人的关注。

对于问题最为严峻的独居老年人来说，可以采取社区养老方式，村委会可为独居老年人提供良好的社区养老生活环境，对独居老年人提供经济物质支持和精神抚慰。利用村里的资源，为独居老年人提供服务，例如开展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给老年人生活带来方便。为空巢老年人提供其所需的社会支持，在日常照料、经济和健康状况上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降低其抑郁发病率的增长。

3) 加强对老年人的心理疏导

伴随年龄的增加，老年人除了生理健康的衰退之外，心理上也会出现衰退问题。疾病缠身，失去工作，亲友去世，代际间的矛盾等等，都会引起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甚至会演变成困扰老年人的心理疾病。因此，老年社会工作者应加强对老年人的心理疏导，确保老年人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

主动了解老年人年心理需求，尊重老年人，理解老年人，得到老年人的认可和信任，了解老年人心理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进行心理疏导需要协助老年人解决生活所承受的各方压力。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消除其孤独寂寞感；协助老年人正确对待生活中的压力，诸如对子女未来的担心，对自己身体情况的担心，应对这些压力应劝导老年人要以正确的生活态度面对，消除杞人忧天的焦虑感；适当的赞美和鼓励会使老年人有自豪感和心理满足感，增强老年人的生活信心。通过此渠道，预期达到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目的。

4) 弘扬传统孝文化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是融合代际网络关系的传承文化。儒家文化中，推崇由孝生仁，以仁为本的文化理论。所谓“父慈子孝”，正是几千年来养老文化的基础依据。但是，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解体和重组，孝文化也在家庭养老中逐渐淡化。近些年来，农村老年人在失去劳动能力尤其是生活不能自理时，被子女视为“累赘”。传统观念中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竟变成了奢望，面对如此严峻的养老问题，对子女进行孝文化的弘扬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建议：可以将孝文化纳入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中，立法机构可以适时修改补充相关法律以保证孝文化的贯彻实施。重塑孝文化需要调动社会上一切的积极因素，增强全体社会成员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达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良性养老状态。

6.2 论文进一步的工作

论文虽然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其心理健康的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但由于实证数据的限制，论文在某些部分还未能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认为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下：

第一，鉴于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对不同居住安排方式下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和抑郁也会因影响因素的区别而产生差异性。文中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老年人，但是在同一条件下，老年妇女的抑郁水平又高于男性老年人，因此，从研究的谨慎性来看，对居住安排给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可以分性别进行分析。

第二，论文中划分的居住安排类型有待进一步的量化，对空巢家庭中较为特殊的独居老人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致 谢

转眼三年的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研究学习过程，我的良师、益友和亲人们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在此，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首先我要向导师王萍副教授致以最由衷的感谢！三年来的硕士生涯，享受了导师许多的关心和帮助，尤其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文章选题、结构的设计、论证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导师的悉心指导。此外，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精深广博的学养、乐观豁达的心胸给了我许多启迪和教诲，这必将使我受益终身。

感谢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各位老师，在读期间，有幸聆听了他们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同时，感谢我的家人以及与我共同生活、学习的同门与同学，在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和碰撞过程中，我深受启发。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所有对本人硕士论文研究给予过帮助的人们。

参考文献

- [1] Patel V, Prince M. Ageing and mental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o cares? Qualitative studies from Goa, India [J].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1, 31:29-38.
- [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2005.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C]. The 2004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
- [3] 李建民. 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养老问题及其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3) :40-48.
- [4] Silverstein, M., Cong, Z., & Li, S. Z.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2006, 61: S256-S266.
- [5] 唐康芬,许改玲.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特殊性分析[J]. 西北人口, 2007,2.
- [6] 杜鹏.北京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的变化[J].中国人口科学, 1998,2 .
- [7] 约翰·罗根,边馥芹.城市老年人口与已婚子女同住的观念与现实[J].中国人口科学,2003,2.
- [8] World Bank. Financing Health Care. China 2020 seri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
- [9] 中国老龄科研中心. 2003——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中国老龄化问题对策研究, 老龄科学研究基础数据库 (2000-2003) [M]. 2003.
- [10] 曾毅,顾大男. 老年人生活质量研究的国际动态[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1:2-8.
- [11] 森冈清美・望月崇.新しい家族社会学[M].日本:培风馆,1999.136-47.
- [12] 郭平. 老年人居住安排[M].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 [13] Crimmins, M.E., & Ingegneri, D.G. Interaction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Past Trends, Present Determinants, Future Implication [J]. Research on Aging, 1990, 12,1:3-35.
- [14] Yang H. 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 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58,5:404-415.
- [15] Logan, John R., Bian Fuqin and Yanjie Bia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Social Forces [J]. 1998, 76:851-882.
- [16] 杜鹏.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变化的队列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9,3.
- [17] 郭志刚.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 2002,1.
- [18] 阎志强.广州老年家庭与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的空间差异[J].南方人口,2008,3.

- [19] 姚引妹.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与生活质量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 [20] 曾毅,王正联.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J].中国人口科学.
- [21] 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 [22] 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分析[J].人口经济,1998,4:30-38.
- [23] 王萍,左冬梅.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的纵向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7,6.
- [24] 张文娟,李树苗.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4,1.
- [25] Zhu, C. and Xu, Q.: Family Care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Family Care of the Elderly: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edited by J. I. Kosberg, Newbury Park, CA: Sage:67-81,1992.
- [26] Berkeley JL et al., J Chron Dis[J]. 1987, 40 (Suppl. 1) :169s.
- [27] 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 95: 542-575.
- [28] Wayne M. Vsui, Thomas J. Keil. Socioeconomic Comparis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Elderly Adult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85, 40:110-114.
- [29] Bowling A, Browne PD. Social networks, health,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London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1991, 46 (1) :22-32.
- [30] Fern K. Willits & Donald M. Crider. Health Rat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Year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88, 43:172-176.
- [31] Thompson, E.E., & Krause, N. Living Alone and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Social Support in Later Lif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J]. 1998, 53B (6) :354-364.
- [32] Williamson GM, Schulz R. Pain, activity restriction and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mong community-residing elderly adults [J]. Gerontol, 1992, 47 (6) :367-372
- [33] Mc Callum J, Mackinnon A, Simons L, et al. Measurement properties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an Australian community study of aged persons [J]. J geront 1995, 50 (3) :S182-189.
- [34] 李建新,骆为祥.社会、个体比较中的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07,4: 65-73.
- [35] 刘仁刚,龚耀先.老年人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临床心理学, 2000, 8:73-78
- [36] 杨彦春.老年人幸福度与社会心理因素的调查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88, 2:9-12.
- [37] 项曼君等.北京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心理学报, 1995,

27:397-399.

- [38] 同钰莹. 亲情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00, 4:31-35.
- [39] 陈米生,潘建雄,俞云.上海农村地区老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老年学杂志, 1994, 14:270.
- [40] 孟琛. 北京市老人人心境变化状况及影响因素[J]. 首都医学院学报, 1995, 16 (专刊 2) :39-46.
- [41] 吴文源,俞勤奋,张明园. 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2, 6:256-257.
- [42] Rossi, Alice S. and Peter H. Rossi. Of Human Bond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 Across the Life Course [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 [43] Litwak, E., & Kulis, S. Technology, proximity and measurement of kin support. Journal of Marriage& Family [J]. 1987, 49: 649-661.
- [44] 巢湖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巢湖地区简志[M]. 黄山书社, 1994.
- [45] 张文娟,李树苗.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人口研究, 2005, 5.
- [46] Cong, Z.,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mong elders in rural China: Do daughters-in-law matt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8b, 70, 599–612
- [47]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中国,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 [48] Hermalin, A.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Asia: a four-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 [49] 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与变化[J].人口研究, 2006, 1.
- [50] 梁渊,曾尔亢,吴植恩,李谨邑,卢祖洵,陈仲文.农村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

附 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一、公开发表的论文:

- [1] 王萍,高蓓.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的追踪研究[J].人口学刊

二、参加的课题:

[1] “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影响机制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号—09YJA840032

[2] “子女迁移对陕西农村家庭养老和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号—2010JK180